

金陵全書

K295.3
75/4

金陵全書

甲編 · 方志類 · 府志

康熙江寧府志

(四)

(清)于成龍纂修



南京出版社

保存本

江寧府志卷之二十九

游寓

金陵地廣而人稠稽其籍客實倍於主焉就其中貿遷者置勿論轉徙者置勿論游食奔走者置勿論第舉夫文章德業彪炳古今者常赫赫此土亦何盛歟蓋自典午南渡衣冠萃止六代相承常爲都會而山川之勝又足以稅高賢之駕宜其噬肯適我多聞人也或樂而居或暫而游或題詠所經或事功所屆其流風餘韻班班在八邑矣志游寓

吳張昭

字子布其先彭城人好學善隸書漢末避亂渡江居秦淮孫策命爲長史文武之事一以委之

策亡昭率郡僚立策弟權而輔之魏使者邢貞拜權爲吳王入門不下車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法無不行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乎貞遽下車吳主旣稱尊號昭以老病上還官位更拜輔吳將軍改封婁侯食邑萬戶在里宅無事乃著春秋左氏傳解及論語注後公孫淵稱藩吳主欲遣使昭與相反覆吳主怒不聽卒遣張彌許晏往昭稱疾不朝淵果殺彌晏吳主數慰謝昭因出過其門呼昭載以還宮深自克責昭不得已然後朝會昭容貌矜嚴吳主憚之常曰孤與張公言不敢妄也年八十一卒遺令幅巾素棺斂以時服

周瑜字公瑾廬江舒人也初孫堅興義兵討董卓徙家於舒堅子策與瑜同年獨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瑜從父尚爲丹楊太守瑜往省之會策將東渡到歷陽馳書報瑜瑜將兵迎策策大喜曰吾得卿諧也遂從攻橫江當利皆拔之乃渡擊秣陵破笮融薛禮轉下湖孰江乘進入曲阿劉繇奔走而策之衆已數萬矣因謂瑜曰吾以此衆取吳會平山越已足卿還鎮丹楊瑜還頃之袁

術遣從弟某代尚爲太守而瑜與尚俱還壽春術欲以瑜爲將瑜觀術終無所成故求爲居巢長欲假塗東歸術聽之遂自居巢還吳是歲建安三年也策親自迎瑜授建威中郎將卽與兵二千人騎五十匹瑜時年二十四吳中皆呼爲周郎以瑜恩信著於廬江出備牛渚後領春穀長頃之策欲取荊州以瑜爲中護軍領江夏太守從攻皖拔之復進尋陽破劉勲討江夏還定豫章廬陵留鎮巴丘五年策薨權統事瑜將兵赴喪遂留吳以中護軍與長史張昭共掌衆事權討江夏瑜爲首部大督其年九月曹公入荊州時劉備爲曹公所破欲引南渡江與魯肅遇於當陽遂共圖計因進住夏口遣諸葛亮詣權權遂遣瑜及程普等與備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操兵大敗退還保南郡備與瑜等復共追操操留曹仁等守江陵城徑自北歸瑜與程普又進南郡與仁相等各隔大江兵未交鋒瑜卽遣甘寧前據夷陵仁分兵騎別攻圍寧寧告急於瑜瑜用呂蒙計留凌統以守其後身與蒙上救寧寧圍旣解乃渡屯北岸克期大戰瑜親督陣會流矢中右脅瘡甚便還後仁聞瑜臥未起勒兵就陣瑜乃自興案行軍營激揚吏士仁由是遂退權拜

瑜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道於巴丘病卒時年三十六權素服舉哀感動左右喪當還吳又迎之蕪湖衆事費度一爲供給

諸葛瑾字子瑜其先鄒陽都人漢末避亂江東孫權用爲長史轉中司馬權遣瑾使漢通好與其弟亮俱公會退無私面與權談說諫喻未嘗切愕微見風采粗陳指歸徐復託事造端以物類相求於是權意往往而釋封宣城侯代呂蒙領南郡太守後遷左將軍督公安假節封卒遺命素棺以時服斂子恪才俊有盛名

嚴畯字曼才彭城人也少耽學善詩書三禮又好說文避亂居江東與諸葛瑾步騭齊名友善張昭進之於孫權權以爲騎都尉從事中郎及橫江將軍魯肅卒權以畯代肅督兵萬人鎮據陸口畯前後固辭權乃聽焉世嘉其能以實讓權爲吳王及稱尊號畯嘗爲衛尉使至蜀蜀相諸葛亮深善之不畜祿賜皆散之親戚知故家常不克久之以畯爲尚書令後卒

步騭

字子山，臨淮淮陰人也。世亂避難江東，單身窮困，與廣陵衛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書勤

四體夜誦

經傳，孫權爲討虜將軍，召騭爲主記。建安

十五年

領鄱陽太守。明年追拜使持節，征南中郎將。

劉表所置蒼梧太守吳巨

陰懷異心，外附內違。騭降

意懷誘請

與相見，因斬徇之。威聲大震。由是加拜平

戎將軍封廣信侯。

延康元年，權遣呂岱代騭。騭將交

州義士萬人出長沙會劉備

東下武陵蠻夷蠢動。權

逆命騭上益陽備

旣敗績而零桂諸郡猶相驚擾。處

處阻兵騭周旋征討

皆平之。黃武二年遷右將軍，左

護軍改封臨湘侯。

權稱尊號，拜驃騎將軍，領冀州牧。

赤烏九年

代陸遜爲丞相，猶誨育門生，手不釋書。被

服居處有如儒生。

在西陵二十年，鄰敵敬其威信。性

寬弘得衆喜怒不形於聲色。而外內肅然。

十一年卒。

嗣子協

胡綜

字偉，則汝南固始人也。少孤，母將避難居江東。

孫策領會稽太守，綜年十四爲門下循行留吳。

與孫權共讀書策薨，權爲討虜將軍以綜爲金曹從

事。與是儀、徐詳俱典軍國密事。蜀聞權踐祚，遣使重

申前好綜爲盟文文義甚美權都建業詳綜並爲侍中進封鄉侯兼左右領軍輔吳將軍張昭以諫權言辭切至權亦大怒其和協彼此使之無隙綜有力焉性嗜酒酒後歡呼極意或推引杯觴搏擊左右權愛其才弗之責也凡自權統事諸文誥策命鄰國書符皆綜之所造也赤烏六年卒

是儀

字子羽北海營陵人依劉繇避亂江東繇軍敗

是儀徙會稽吳主權優文徵儀專典機密拜騎都尉旣定荊州都武昌拜裨將軍守侍中黃武中遣儀之皖就將軍劉邵欲誘致曹休休至大破之遷偏將軍入闕省尚書事又令教諸公子書吳主遷秣陵太子登留鎮武昌使儀輔太子太子敬之事先諮詢然後行後從太子遷建業復拜侍中中執法漢相諸葛亮卒吳主垂心西州遣儀使漢稱意後拜尚書僕射南魯二宮初立儀以本職領魯王傳儀嫌二宮相切近乃上疏言二宮宜有降殺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書三四上爲傳盡忠勤輒規諫不治產業爲屋舍材足自容拯贍貧困家無儲畜吳主聞之幸儀舍求視蔬飯親嘗之對之歎息卽增俸賜益田宅儀累辭讓事國數十年未嘗有過吳主歎曰使人盡如是儀

當安用
科法爲

陳武

字子烈，廬江松滋人。孫策在壽春，武往修謁。時別部司馬策破劉勲，多得廬江人。料其精銳，乃以武爲督所向，無前及權。統事轉督五校，仁厚好施，鄉里遠方客多依託之。尤爲權所親愛，數至其家。累有功勞，進位偏將軍。建安二十年，從擊合肥，奮命戰死。權哀之，自臨其葬。

石偉

字公操，本南郡人。好學，秉節仕吳，爲光祿大夫。因家金陵。吳亡，晉太康二年，詔偉秉志清白皓首，不渝。加二千石。以終厥世。偉佯狂不受。

晉賀循

字彥先，其先山陰人。徵辟皆不就。元帝遷鎮東大將軍，引爲軍司。敦逼不得已，乃舉疾至建業。時江東草創，盜賊多發。元帝思所以防之，問循。循勸明部分設亭徼峻其綱目，嚴其刑賞勤則有殊榮之報。墮則有一身之罪。以時番休役，不至困若寇多不能獨制者，可指其踪跡言所在，都督尋當致討。帝從。

之及愍帝卽位又表爲侍中道險不行以討華軼功封鄉侯循自以臥疾私門不受建武初爲中令加散騎常侍又以老疾固辭改拜太常時朝廷新建立皆諧於循循輒依經禮以對爲當世儒宗及踐位以循行太子太傅太常如故累表固讓元帝以循體德率物有不言之益命皇太子親往拜焉疾漸篤元帝親臨執手流涕太子問疾者三往還皆拜儒者以爲榮

衛玠字叔寶年五歲風神秀異祖父瓘曰此兒有異於衆顧吾年老不見其長成耳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皆以爲玉人觀之者傾都及長好言元理琅琊王登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玠言輒嘆息絕倒故時人爲之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絕倒辟命屢至皆不就久之爲太傅西閣祭酒拜太子洗馬玠以天下大亂乃扶輿母轉至江夏玠妻先亡征南將軍山簡以上恐非國之忠臣求向建鄴京師人士聞其姿容觀者如堵玠勞疾遂甚永嘉六年卒時年二十七時人謂玠被看殺謝鯤哭之慟人問曰子有何恤而致斯

哀答曰棟梁折矣不覺哀耳咸和中改塋於江寧

諸葛恢

字道明祖誕琅琊陽都人魏司空以起義被殺父靚奔吳爲大司馬吳平逃竄不出恢弱

冠知名試守卽丘長轉臨沂令爲政和平值天下大亂遷地江左名亞王導庾亮元帝爲安東將軍以恢

爲主簿再遷江寧令討周馥有功封博陵亭侯遷從事中郎兼統記室時四方多務牋疏殿積恢斟酌酬

答咸稱折中于時王氏爲將軍而恢兄弟及顏舍並居顯要劉超以忠謹掌書命時人以帝善任一國之才愍帝卽位徵用四方賢儁召恢爲尚書郎元帝以經緯須才上疏留之承制調爲會稽太守太興初以

政績第一詔增秩中二千石頃之以母憂去官服闋拜中書令王敦上恢爲丹陽尹以久疾免明帝征敦

以恢爲侍中加奉車都尉

討王舍有功進封建安伯

孔衍

字舒元魯國人孔子二十二世孫也少好學年

十二能通詩書弱冠公府辟本州舉異行不就避地江東元帝引爲安東參軍專掌記室書令殷積而衍每以稱職見知中興初與庾亮俱補中書郎明

帝在東宮領太子中庶子于時庶事草創衍經學深博又練識舊典朝儀軌制多取正焉由是元明二帝並親愛之王敦專權衍私於太子曰殿下宜博延朝彥搜揚才俊詢謀時政以廣聖聽敦聞而惡之乃啓出行爲廣陵郡石勒常騎至山陽勅其黨以衍儒雅之士不得妄入郡境視職朞月以大興三年卒於官年五十三

謝鯤

字幼輿本陽夏人通簡有高識好老易爲王敦長史雖自處若穢而動不累高敦有不臣之迹

鯤知不可以道匡弼乃優游寄遇不屑政事從容諷議卒歲而已及敦將爲逆至石頭嘆曰吾不復得爲盛德事矣鯤曰何爲其然但使自今以往日忘日去耳及至都復曰近來人心何如鯤對曰明公之舉雖欲大存社稷然悠悠之言實未達高義周顥戴若思南北人士之望明公舉而用之群情帖然矣是日敦遣兵收周戴而鯤弗知敦旣害忠賢稱疾不朝將還武昌鯤喻敦曰公若能朝天子使君臣釋然萬物之心于是乃服仗衆望以順群情盡冲退以奉主上如斯勲侔一匡名垂千載矣敦不從竟不朝而去鯤尋

卒年四

十三

王嶠

字開山先世晉陽人司徒渾之族永嘉末攜二弟避亂渡江時元帝鎮建鄴教曰王祐三息始

至名德之胄並有操行宜蒙飾敘王敦請爲參軍爵九原縣公敦將殺周顥戴淵嶠於坐諫曰濟濟多士

文王以寧安可戮諸名士以自全生敦大怒欲斬嶠賴謝鯤以免敦猶銜之出爲領軍長史敦平後除中書侍郎咸和初朝議欲以嶠爲丹陽尹嶠以京尹望重不宜以疾居之求補廬陵郡乃拜廬陵太守卒謚穆

范甯

字武子其先南陽人少篤學多所通覽時浮虛相扇儒雅日替甯著論以王弼何晏之罪深於

桀紂解褐爲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繫已修禮朞年化行遷臨淮太守頃之徵拜中書侍郎在職多所獻替孝武帝雅好文學甚被親愛朝廷疑議輒諮詢之出爲豫章太守在郡大設庠序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錄并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臺功用彌廣江州刺史王凝之上

言孝武以甯所務惟學事久不判會赦免旣免官家於丹陽猶勤經學終年不輟年六十三卒於家初甯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沉思積年爲之集解其義精審爲世所重

周處

字子隱義興人膂力絕人不修細行州里患之自知爲人所惡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

時稔歲豐何苦不樂父老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南山白額虎長橋下蛟并子爲三害處曰吾能除之乃入山射殺虎沒水搏殺蛟遂厲志好學心存義烈克已期年州府交辟仕吳爲東觀左丞築臺城東隅爲退食讀書處吳平入洛累遷爲御史中丞凡所糾劾不避寵戚朝臣惡其強直及氐人齊萬年反因共舉之乃使隸夏侯駿西征時賊衆七萬駿逼處以五千兵擊之遂力戰而沒

陸機

字士衡吳郡人祖遜吳丞相父抗吳大司馬機少有異才文章冠世服膺儒術非禮不動抗卒

領父兵爲牙門將居金陵年二十而吳滅閉門勤學積有十年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陸成都王穎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率諸軍二十餘萬討長沙

王乂戰敗宦人孟玖譖之穎怒收機遂遇害臨刑歎曰華亭鶴唳可復聞乎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華嘗謂之曰人之爲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弟雲服如此雲字士龍六歲能屬文與兄機齊名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號曰二陸爲成都王穎右司馬與機同遇害

郭璞字景純河間聞喜人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而訥於言論詞賦爲中興之冠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算歷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王導引參已軍事帝與導令璞筮皆有奇應帝深重之璞因天人休咎之徵輒上疏論時政遷尚書郎數言便宜多所匡益明帝在東宮與溫嶠庾亮有布衣之好璞亦以才學見重將於嶠亮後王敦起璞爲記室參軍敦之謀逆也嶠亮使璞筮之璞對不決嶠亮復令占已之吉凶璞曰大吉嶠等退相謂曰璞對不了是不敢有言或天奪敦魄今吾等與國家共舉大事而璞云大吉是爲舉事必有成也於是勸帝討敦敦將舉兵使璞筮璞曰無成敦固疑璞之勸嶠亮又聞卦凶乃問璞曰卿

更筮吾壽幾何答曰思向卦明公起事禍必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怒遂斬

之年四十九

郭文

字文舉河內軻人少愛山水尚嘉遜嘗遊名山入吳興餘杭山中居焉時猛獸爲暴文獨宿十

餘年竟無患曾爲猛獸去骨鯁王導爲相使迎至京師於西園築臺置之朝士咸共往觀文頽然箕踞旁若無人溫嶠嘗問之曰先生安獨無情乎文曰情由憶生不憶則無情居冶城七年一旦忽求還山導不聽乃逃歸臨安及蘇峻之亂而臨安獨全人以爲先見

南北朝雷次宗

字仲倫

其先南昌人少慕棲逸不關榮利元嘉十五年徵至建康開館於雞籠

山聚徒教授授置生徒百餘人時四學並建文帝數幸次宗館資給甚厚又除給事中不就久之還廬山後又徵詣建康爲菜室於鍾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使爲太子諸王講喪服禮經次宗不入公門乃使自華

林東門入延賢堂就業二十五年卒於鍾山

伏曼容

字公儀安丘人少篤學善老易聚徒教授以自業爲驃騎行參軍宋明帝好周易集朝臣

于清暑殿講詔曼容執經

曼容素美風采帝以方稽叔夜使陸探微畫叔夜像賜之袁粲爲丹陽尹請爲江寧令入拜尚書郎入齊爲太子率更令與王儉深

相交好建武中拜中散大夫

曼容宅在瓦官寺東施

高座于聽事每升坐講說生徒常數十百人梁臺建

以舊儒臣召拜司徒有周易毛詩喪服集解老莊論語義行

于世

明僧紹

字休烈平原人明經有儒術宋元嘉中再舉秀才永光中鎮北府辟功曹並不就隱長廣郡勞

山聚徒立學魏冠淮南乃渡江齊高帝爲太傅徵

爲記室參軍不至住攝山聞沙門釋僧遠夙德往候於定林寺帝欲出寺見之僧遠問曰天子若來居士若

何相對僧紹曰山藪之人政當鑿坯以遯若辭不獲

命便當依戴公故事既而遯還攝山建棲霞寺而居

之帝甚以爲恨昔戴顥高臥牖下以山人之服加其

身故云後高帝仍

賜竹根如意筭籜冠